

百姓头上有青天

——清官钱津小记

崔

官

集

吕曰生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近日正拍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是歌颂清官刘
 庸的。刘庸和他的父亲刘统勋均官至高位，而且均为直清
 正。由~~于~~^因这~~个~~^个原因，二百年来，老百姓一直歌颂他们，
 他们父子成为戏剧和曲艺中的正面人物，流传最广。
 刘公案》。其中主要情节是写刘庸和大贪官和珅及其党羽
 国泰的一斗。通过文艺的传播，刘庸成了我国百姓心
 目中的清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们心中渴望

但是，二百年前乾隆年间，和大贪官和珅及其他大
 贪官污吏进行斗争的主要人物中，御史钱津是最主要的
 一~~个~~^个。在和山东巡抚国泰的斗争中，钱津更起到了最主
 要的作用。他的刚正不阿，清介廉明是朝野尽知，乾隆本
 人也深知其贤，所以在多次受到贪官污吏的陷害和围攻时
 乾隆也保护了他。但不幸的是，钱津的右掌却没有能通
 通融出，因此，要是有历史记载的话，他~~家~~^家的事很
 可能全被毁掉。钱津和刘庸比，他有其受屈。钱津的
 作用确实不可忽视。

国泰、高斌、和珅、钱津和珅的赏识，什么功名也没

陸喧集

呂曰生

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雀喧集/吕曰生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3

ISBN 7-5329-1864-5

I. 雀… II. 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5187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6 插页 281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30.00 元

吕曰生散文的审美追求（代序）

陈宝云

在山东的同代作家中，吕曰生成名较早。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以速写《骡子的故事》和短篇小说《一个安静的晚上》而闻名于文坛。那时，他才只有二十二三岁。在山东的当代作家中，吕曰生文化素养较高。他国学功底深厚，古典文学基础扎实。他熟稔山东的历史、风物、人情，对山东中西部的近现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是了如指掌，讲起来如数家珍。他喜爱寻觅历史人物的踪迹，考索历史掌故和历史遗迹。在体裁的运用上，他兴趣广泛——写过诗，并且获过奖；写过鼓词，出版过专著；写过故事，出版过专集和专著；写过小说，出版过小说集；但写得更多的还是散文。中年以后，他更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散文的写作。可以说，吕曰生是文学创作上的多面手。这次，借着谈论他散文的机会，我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他的大部分散文和若干篇小说。读罢，不仅使我了解了他的艺术追求和艺术趣味，知道了他的一些生活阅历，同时也使我触摸到了他那颗跳动于字里行间的心，那颗朴实、敦厚而

善良的心。

有人把散文概括为四大境界：以才胜；以情胜；以哲理和思辨胜；以学识胜。这自然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只这样说是不够的。我以为，散文不管以哪种境界取胜，都得要涉笔成趣，涉笔成真，即都得要为“趣”与“真”这两个字所统摄，不然就不成其为散文。因为无“趣”，散文就失去了艺术魅力；无“真”，散文就失去了艺术生命。而没有魅力、没有生命的散文，那算什么呢？那能是文学吗？拿“趣”来说吧，如果把“趣”丢在一边，那以学识取胜就会变成掉书袋，变成知识卖弄，以哲理思辨取胜就会变成味同嚼蜡的抽象说教，以才或情取胜就会变成才的泛滥和情的乱洒。可惜，这些年来，许多散文都把一个“趣”字丢得无影无踪了。

吕曰生的散文，不以才胜，他不仗才使势，不逞才傲物，更不卖弄才情。他不以理胜，不以学识胜，虽然他的有些散文有学问，有书卷气。他的散文以情与境胜。

从他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抒发、所表现和所寄托的感情是丰富的、多方面的：乡情，亲情，恋情，民族情；山水情，花草情，鸟兽虫鱼情；不平，不满，感伤，无奈；悲，喜，哀，恨，爱等。其中爱是他的情感之魂，贯穿于其所有的篇章之中。和有些人的散文不同，吕曰生的散文不论是写的什么情，都不是赤裸裸地宣泄，也大多不直抒胸臆，而是寓情于景，寓情于境，寓情于事。吕曰生是创造艺术氛围和描绘艺术画面的高手。他往往在很短的篇幅中，描绘出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他的情与意

也就了无痕迹地融进了这境界之中。像《凭花说与春风知》，这是写久别的姨妈远涉重洋回乡探亲生活的。久别的亲人一朝相聚，那是一种怎样复杂的感情、怎样复杂的况味、怎样矛盾的心境、怎样令人心颤的景象啊！然而作者只是以平常之语叙写姨妈逛泉城，叙写在“我”的门前花园里和姨妈看花木谈花木及由花木而谈人。这不是把异常之情化为平常之境了吗？然而正是这种平常之境，却更含蓄、更深刻地表达了姨妈对故乡的深恋之情和“我”对姨妈的深挚之情。以平常之境而表现异常之情，使异常之情与平常之境融为一体，这种艺术境界既是激烈感情之后的冷静选择，更是感性的艺术升华。那诗意的标题——“凭花说与春风知”，则是这境界的眼睛和心灵。此外，像《雨濛濛》、《彩霞深处》、《风雨蒿里山》和《过年》等，都是创造境界的佳品，就不一一分析了。总之，情与境，在吕曰生的笔下是融而为一的。前人把文学之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其实，“无我之境”也是“有我之境”。两者的区别只是“我”在“境”中还是“境”在“我”中的问题。吕曰生的散文，在处理“境”“我”关系上，是属于前者，即“我”在“境”中，而不是相反。这是他的散文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也是其有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吕曰生散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中和之美。他抒情不慷慨激昂；写景不铺陈夸饰，有时有夸饰，也能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刘勰语）；赞人不褒扬溢美，论人不以自己的好恶隐短扬长或隐长扬短；讽喻批评不尖刻，不剑

拔弩张；述事不过甚其辞。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讽而多婉，不偏激，不消极，一切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以中和为美。正是这种审美精神，有时使作者陷入了杜甫式的矛盾心境之中。《可怜边庄桥下水》就是这种矛盾心境的写照，表现了作者的一种胸怀——爱美而又爱民的胸怀。贯穿于吕曰生散文中的这种中和之美，就使他的作品形成了朴实、稳健而平和的风貌。中和之美，这是儒家的美学思想。吕曰生选择它，既是他性格和阅历使然，也是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八十年代，有的同志把山东的当代作家作品通通归到儒家文化里去，那是以地域规范文化，是不科学的。其实，受儒文化影响较深，真正具有儒家风范的还是吕曰生的散文。除了中和之美，还有仁爱精神，那也是儒学思想在吕曰生散文中的一个重要表现。这里，我想为他的访古作品说一句话。不论作者是寻访范筑先、鹿省三、陈毅、王统照，还是寻访那位为了全节而毅然蹈海赴死的无名女战士，都是在寻找我们的民族精神，呼唤我们的民族之魂。这神，这魂，里面所包蕴的核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爱精神。他的寻古访古不是单纯的癖好，更不是为古而古，而实是为今，访古之作都写于新时期。如果我们联系其写作的背景，就更可见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了。

平中见奇，拙中藏巧，这是吕曰生散文的第三个特点。他的散文，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艰涩的句子，没有莫名其妙的玄奥之理，不要解读，不要破译，也没有雕琢之痕，一切都像生活那样朴实，像拉家常那样随便。然而

读起来，不但娓娓动听，而且入耳入心，读后总要在你思想上或感情上留点什么。他的散文技巧也就藏在这种平易朴拙里面。记得在若干年前，肖云儒先生曾提出过“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观点，并且还引起了一点争论。我是赞成这个观点的。但也不可一概而相量。有的散文不但神不散，形亦不散。如果举例子也可以举出长长的一串。吕曰生的有些散文也是如此。乍一读它，你会觉得很散，细一琢磨，你就会发现它很不散。我感到这类作品在结构上有个“核”（不是主题）。这个“核”有如作品的圆心，由它向外生发、扩散、辐射。而生发、扩散、辐射出去的，既是这“核”的派生物，又都向着这个“核”。这样，就使作品在形貌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也就不散了。像《彩霞深处》里的“桃林”，《凭花说与春风知》里的“小花园”，就是这样的“核”。寻找生活的“核”，又将寻到的“核”置于质朴的铺叙之中，这种结构散文的技巧，不就是寓巧于拙吗？寓巧于拙，不仅在结构上是如此，在叙述和描写上是如此，甚至连标题也是如此。比如《雨濛濛》、《风雨蒿里山》这类标题，看来似乎平平常常，实是寓意了作者的深情——对先贤先烈、对亲人的无限哀思。

寓情于境、寓巧于拙和中和之美，这就是吕曰生散文的艺术特色，这也就是作者的审美追求。这，也是他的散文所留给我的最美好的印象。

自然，像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一样，吕曰生的散文也不是一般齐的。比较说来，那些写景的散文似乎弱了一点。有的作品甚至给人以仓促成篇之感。有的作品写于谎话大

话时髦的年月，也难免不说一点言不由衷的话。但就是那个年月的作品，也和当时风行的吹牛撒谎和拍马之作有所不同。一是作者把主要心力集注于写人与自然之趣；二是纵令写那时的人与事，也主要在写人的精神和品德，写人的奉献精神，写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精神和高尚情操；三是个别写了浮夸的事，也只是理智地写，作者的感情并没有投入进去。在理智上虽然赞了浮夸，但在感情上却没有同浮夸热在一起。理智的言不由衷与感情的自然流露，往往在作品中相混杂。《杨柳青青》就是一个例子。这类作品，我们在阅读时，如果汰去其感情未有投入的部分，依然可以领略到作品的人情美，领略到自然之趣，依然可以得到一定的艺术享受。吕曰生散文的另一个弱点就是在谋篇布局上腾挪变化不够，在这方面使人有雷同单调之感。这恐怕与作者在长期的写作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有关吧。写作的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会变成一种惯性，每当提起笔来，它就会自动地跑出来指挥作者的写作。其好处是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不好处是容易作茧自缚，突不破自己的框子。惟愿吕曰生今后能够走出自己的思维定势，开出更加灿烂的散文之花。

卷 前 琐 言

吕曰生

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终于将这个集子编了出来。

本集所录之作品，大都曾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有的还是用化名发的，有些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是重翻旧报刊又回想起来的。这些报刊的纸张都发黄变脆了，它引着我的思绪又回到已逝的岁月中去，并生人生易老之叹！

五十年代初我便开始写作。那时发表的一些习作，还有随后几年中写的一些为政治服务的作品，用今天的观点去看，是那么稚嫩、简单而空洞。我本来打算一律舍弃不录，后又觉得历史和我自己的写作历史毕竟是这么发展过来的，为了给自己留点对那时的回忆，也为了使别人更多地了解我，最后还是从中选了几篇，塞进集中。本集的作品是按写作时间而排列先后的，细心的朋友自会从时间上看出那几篇东西的时代背景。

把这个集子编完后，为起名字又费了一番心思。取名《雀喧集》，是因我过去的住处叫雀喧斋。我在济南居住过许多地方，多系旧式平房，房前屋后绿荫四合，鸟类翔

集，麻雀最多。我白天上班，夜间写作，早晨极少晏起，不是靠闹钟，而是靠了东方微白便放开喉咙吵吵闹闹的麻雀。古人“闻鸡起舞”，我是“闻雀起床”。再加我从童年起便喂过麻雀，对之颇有感情，所以家搬了几次，而雀喧斋之名不愿更改。本集所录各篇，均写于不同时期的雀喧斋。

还需要稍作说明的是，这些短文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报纸限于篇幅，编辑对拙作都作过删节。今天看，有些删节是不错的，但不称我意者也有。我应当尊重编辑们的斧正。再说，我已年届古稀，没有精力再去恢复稿件的原样，只有照发表时的样子付梓了！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于金鸡岭雀喧斋

目 录

吕曰生散文的审美追求（代序）	陈宝云（1）
卷前琐言	吕曰生（7）
骡子的故事	（1）
高登山	（4）
割不断的历史	（7）
好汉果然出曹州	（16）
曲淑姿	（27）
大路通天	（36）
夜捕石鳞	（44）
春日登岱	（48）
青岛散记	（55）
月下走青州	（61）
崂山纪行	（67）
杨柳青青	（72）
泉城早知春	（78）
春天的声音	（83）
十年树木	（91）

青山巍巍	(99)
东风寻踪记	(109)
鹊华掀零	(118)
漫话五龙潭	(126)
秋光蝶影录	(137)
消失的脚印	(147)
啊，美丽的青岛	(155)
吊孔漫记	(162)
蒙山撷绿记	(173)
春风又绿济南柳	(181)
彩霞深处	(188)
雨濛濛	(195)
桂香柳	(203)
凭花说与春风知	(211)
“曹家庄”的女儿	(217)
莽原纪闻	(227)
“鹊华”归来	(234)
忘不掉的“鸟笼子”	(236)
黄河与济南	(239)
我和宋海棠	(243)
明湖游记	(247)
丹柿	(251)
每当来到鹊华桥	(256)
门前百卷书	(259)
红尘不到珍珠泉	(263)

燕子	(266)
泗河散记	(273)
居邹琐记	(281)
秋夜漫思	(295)
路途	(299)
百姓头上有青天	(306)
买兰小记	(313)
省长门前喜鹊窝	(318)
红闪闪的光点	(322)
梦里古槐	(327)
我所知道的李士钊	(330)
包拯·冯如骥·韩复榘	(333)
省城何处洪字廨	(336)
王统熙与金牛山	(339)
青草萋萋六郎坟	(342)
可怜边庄桥下水	(345)
道朗旧事	(348)
过年	(351)
邻居	(356)
风雨蒿里山	(360)
血肉长城	(365)
渤海的诉说	(376)
城陷时刻	(380)
泰安城里海子崖	(384)
鸡栖于埘，我生幽思	(387)

小孙孙是良医	(394)
春夜瘞蜂记	(397)
楼前杏花开	(399)
蛇娃	(402)
心头的苹果	(405)
心底的歌	(408)
每到清明心事哀	(412)
人与树	(416)
采槐米的人	(419)
楼前栽竹记	(422)
泪水与忧思	(425)
碑在群众心头	(428)
由吴良珠想起	(431)
丁宝桢像前的遐思	(433)
喜看泰山更葱茏	(437)
西沟花树	(440)

骡子 的故事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旬，我到山东宁津县一区后王庄工作。当时上级刚刚布置下收买骡马支援前线的任务，而且要限期完成。我考虑到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要妥善地完成，必须做一番细致深入的动员工作。晚上召开村干会时，我就在会上了解本村的骡马数目，打谱如何下手工作。

据了解，全村只有王福荣的一头骡子合标准。在我问到骡子的主人的思想是否进步，是否易于动员时，村干部笑道：“在俺这里只要布置任务时说明道理，群众没有不通的，尤其是支前的事，一提到打美国鬼子，群众劲更足，保险没二话。”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听得有人叫门，我急忙披衣起来开门看，原来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看上去有六十开外的年纪了，可是精神很健旺。他坐下向我说：“听说上级要收买军马、军骡，我家喂的一头骡子，不知够不够标准，同志去看看罢。要是够的话，我愿意卖给国家。价钱高低没什么。”

他一口气说下来，没让我插言。从谈话中我了解他就

叫王福荣。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只要是支前，只要是打鬼子，什么事咱也不二乎，保险跑在头里。”

我被他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动着。我正想用什么话来鼓励鼓励这爱国老人时，他没等我说话，便扯我到他家看骡子去了。

到了他家——一所崭新的泥房，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子正中央挂着毛主席像，囤里的粮食堆得尖尖的。他望着毛主席像，指着房子和粮食说：“要没有毛主席，哪会有今天？要不是志愿军门外打狼，早叫美国鬼子糟蹋苦了，叫骡子去支前比啥都重要！”接着他引我到骡棚子里去，一看，真是一匹好骡子，浑身绛紫，没有一根杂毛，长得膘肥肉胖，真是滚瓜流油。它不时地蹬地踢脚，显出一身好力气。老人抚摸着骡子的头对我说：“它才四个牙，刚买来的时候是个驹子，和小孩似的，光会吃，任啥也不会做。这几年我把它教好了，耕耩耨耙，拉车套磨，全是好活。”说到这里，老人朝着那骡子的两个大眼说：“这会儿叫你去打美国鬼子了，多够运气。到部队上得好好学活，好好干啊！”老人紧紧地偎着它，它忽然跳起来，老人拍了它一巴掌笑道：“看恁的你，我要年轻，早上朝鲜去了，准比你强！”说着，笑了，逗得我也笑了。接着他转身对我说：“同志，啥时候送它去？”我说：“后天。”他点了点头说：“那才对劲！”

第二天，王福荣牵着骡子赶集去了，有人怀疑他不愿意把骡子卖给公家，想卖给私人。我坚决不相信，因为我深深知道这老人的爱国热情。